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山西

文史精选

山西抗日五大战役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山西文史精选

山西抗日五大战役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目 录

- 平型关战役中蒋阎军对日作战及撤退情况 陈长捷 (1)
在平型关与八路军配合作战的晋绥军独八旅 孟宪吉 (26)
独八旅第六二三团东泡池血战记 刘光耀 (29)
第二一七旅平型关抗战亲历记 梁春溥 (32)
攻克六郎城的第四二八团奋勇队 王学成 (34)
茹越口抗战见闻 刘 茂 (37)
抗战初期我在山西战场作战的回忆 李跃庵 (39)
第十九军崞县守城片断 李晏仲 (48)
第一九六旅原平血战记 田家德 (52)
在忻口浴血抗战的第九军 李文洛 (55)
第九军第三二二团忻口抗战记实 翟洪章 (63)
忻口战地日记 郝梦龄 (72)
独立第四旅参加忻口战役经过 于镇河 (79)
在忻口战役中殉国的郝梦龄军长 秦福臻 (84)
忻口战役中的第二十一师 李仙洲 (90)
忻口战役亲历记 贾宣宗 (94)
独立第三旅第六团在忻口战役中 孟 璞 (100)
独立第三旅第五团忻口抗战回忆 周亚文 (102)
第八十五师忻口抗战见闻 宋思一 (106)
第三十五军第二一一旅忻口抗战回忆 孟昭第 (108)
第二一八旅忻口抗战经过 张振耀 (112)
第三十五军第二一八旅袭击旧河北村亲历记 王 兴 (118)
忻口左翼腾腾血战记 行定远 (122)

独立第二旅第二团忻口抗战经过	史泽波(126)
第二一一旅第四二二团忻口抗战纪实	王雷震(129)
忻口战役中的晋绥军炮兵	胡兆丰(137)
第四二九团及其第四连在忻口界河铺抗战记	杨锡九(139)
第十五军忻口抗战回忆	张 霖(146)
在忻口抗战我排只留下两个人	王增禹(148)
第七十一师新编第七团的奋勇队	樊增亮(150)
大白水阻击战中的第五十七团	王杰仁(152)
忻口附近村民谈忻口战役	李文林(156)
娘子关战役前后	黄绍竑(171)
在娘子关前浴血奋战的第十七师	蒙定军(188)
川军第七四三团晋东抗日纪实	熊顺义(194)
抗战初期川军入晋出晋的经过	雷云仙(202)
转战在旧关附近的黄樵松旅	徐宪章(211)
支援八路军抗战见闻	于成海(216)
第三十五军太原守城记	韩伯琴(218)
傅作义三十五军守太原	孟昭第(227)
太原守城亲历记	王 兴(231)
晋绥军第二一三旅守太原纪实	杨维垣(236)
傅部第四二二团在太原守城	王雷震(243)
守卫太原之役的见闻	刘一平(253)
阎军参加中条山战役的概况	岳寿椿(265)
中条山战役中的第一六五师	史镜清 孙铁峰(271)
在中条山战役中殉国的武士敏将军	庞汉杰(278)
第三军在中条山战役中的情况	车学海(283)
赵寿山将军所部在中条山	解玉田(295)
转战山西南北的第十七军	高建白(301)

平型关战役中蒋阎军 对日作战及撤退情况

○ 陈长捷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9月，平型关战役期间，我曾率第六十一军投入平型关北翼战场，配合八路军，进攻敌侧后，部分官兵为国壮烈牺牲。但整个国民党大军，则未与日军决战即奉命撤退。

兹记平型关战役前后所身历的局部概况和一般见闻如下：

一、从张家口、南口失守说起

1937年秋初，正当南口前线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的猛烈进攻，等待卫立煌第十四军从河北涿州来援的时候，敌关东军东条纵队袭击张家口；第二十九军刘汝明部不战而退，阎锡山的李服膺第六十一军反攻不力，以致张家口失守，使南口守军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形势危殆，军心动摇。

在大同负责指挥平绥线作战的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鉴于敌我双方情况，决心命令前敌总指挥汤恩伯放弃南口，率部退集于山西雁门关以北地区，哪知蒋介石已先命令汤恩伯跟随到达白洋河（永定河上游）的卫立煌军向平汉线撤退。阎锡山感到兵力减少，向蒋介石力争，要求收回成命。可是汤恩伯率领第十三军的王万龄、王仲廉师和第九十四师朱怀冰等部，已经龙门向平汉线撤走了。留下的所谓“标准中央军”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

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编为第十七军，以高桂滋为军长。阎锡山命令高、李两师向晋东北的灵邱转移，归灵邱第六集团军杨爱源指挥；马延守的独立第七旅向大同转移，归第三十五军指挥；陈长捷的第七十二师向雁北应县转移，准备编为预备第一军，由第二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

二、未实现的“大同会战”计划

阎锡山错误地判断，侵犯华北西线的日军侵占南口、张家口等地以后，必将沿着平绥线进攻大同，有可能于雁门山以北地区摆开战场（但不料日军主力竟从察南进犯平型关，直抄雁门山后方）。根据错误的判断，阎锡山即作出了所谓‘大同会战’的计划和部署。其方针是：“以诱敌进入大同东面的聚乐堡‘国防设防’地区，集结强大兵团于南翼的浑源、东井集间，和北翼的绥东、半镇、兴和间，发动南北钳击。并以骑兵集团向张家口挺进。”这一幻想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欣赏。蒋从皖北抽调刘茂恩第十五军（实际只两个师）输送入晋，归阎锡山指挥，借以补偿汤恩伯带走的三个师兵力。阎锡山根据主观的大同会战计划和方针，作了如下部署：

以从张家口退回的李服膺第六十一军（李俊功第一〇一师，刘谭馥第二〇〇旅和独立旅，共七个团）附炮兵营，于西湾堡、天镇、阳高等地区，占领既设的“国防工事”，拒止犯晋之敌，掩护大同、聚乐堡主阵地带。

以骑兵集团（赵承绶、门炳岳两骑兵军）在绥东的兴和东北地区，以刘奉滨第七十三师在广灵东部边境，警戒南北两翼。

以王靖国第十九军（田树梅、杜坤、段树华等三个独立旅，共九个团）附山炮团，于大同东面的聚乐堡南北线上占领主阵地，吸引敌于熊耳山和长城线间的南浑河盆地。

以杨澄源第三十四军（梁鉴堂、姜玉贞两独立旅，共六个

团）附山炮营，及刘茂恩第十五军（武庭林和刘兼两个师）附山炮营为南兵团，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集结于浑源、东井集间。

以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孙兰峰、董其武、马延守三个独立旅）及绥远两骑兵旅（石玉山等反正伪军）附山炮团、野炮营为北兵团，集结于丰镇、得胜口、大同一带。

以陈长捷第七十二师及于镇河独立第二旅编成预备第一军，为预备兵团，直属战区长官，集结于应县附近。

以孙楚第三十三军的孟宪吉独立第八旅位于雁门关上，和以章握宇独立第三旅位于五台龙泉关间。

阎锡山的“行营”设在雁门关下的岭口。

按照这个部署，预拟李服膺第六十一军在天镇、阳高间予敌以节节抗击后，北移于镇边堡、长城线方面，归入北兵团序列，并令傅作义负责北兵团和聚乐堡主阵地的作战指挥，俟敌被吸引胶着于聚乐堡阵前时，南北兵团立即发动钳击。

9月上旬，占领察哈尔省之敌，继续侵入山西，以东条纵队和伪蒙军沿着平绥路西进，击破李服膺据守的永嘉堡、天镇间的国防工事，直抵阳高城下。李服膺不但不能收容所部，依据在阳高城预设的第二线阵地进行抵抗，而且也不能照所预示的计划向镇边堡北移，同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会合，竟然全部溃退，南逃大白登，并一直跑到桑干河以南，尚未站住脚跟。这时，敌向聚乐堡进逼。第十九军第二〇九旅段树华部在前进阵地上同敌战斗两日，损失约两营，被迫退回聚乐堡主阵地。王靖国军长见此情况惊慌失措，即电请阎锡山推进在应县的预备军；又要求傅作义把第三十五军从丰镇南移大同给以支援。阎锡山犹豫不决，未加可否。傅作义认为聚乐堡主阵地还没有受到敌人的强攻，仍紧握住第三十五军不动，拟待第十五军刘茂恩部越过雁门关，于浑源集结好南兵团后，再相继发动南、北两兵团的有力钳击。

但是，敌军主力板垣师团的进攻矛头，并非指向大同，而是从察南蔚县进攻广灵，打垮了警戒洗马店边境的第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负伤，余部向平型关转移。这时，刘茂恩军的先头部队，尚未到达浑源。在浑源、东井集间的第三十四军只有梁鉴堂一个旅，既受李服膺部南溃的影响，又觉得广灵失守，侧背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感到惶惑，但仍全神贯注在雁北地区，拟转变主作战于浑源方面。

出乎意外的是敌板垣师团攻占广灵后，又紧追第七十三师，直趋灵邱。这时阎锡山乃醒悟到：板垣将循其年前假借旅行所亲自勘察的路线，进攻平型关，以抄击雁门关后方。

为了应急，阎锡山立调雁门关附近的孟宪吉旅驰赴平型关，增援第七十三师。命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进至大营，指挥高桂滋第十七军和第七十三师以及第三十三军的孟宪吉、章拯宇两旅，在平型关南北的省边既设阵地，阻击敌军的急进。至此，阎锡山才完全放弃原来主观规定的“大同会战”计划。决定把雁北大军尽撤到雁门山以南，准备在平型关方面进行会战。但是阎锡山仍泥于成见，尚以过多的兵力控置于雁门山、恒山线上，置于无用。从雁北撤兵的具体情况是：

把在东井集的杨澄源第三十四军撤至应县下社、茹越口，收容李服膺部的第一零一师、第二〇〇旅等残部，归入该军；而把原属该军的郭宗汾第七十一师和续儒林新编第一旅编为第二预备军，置于繁峙城附近。

把在大同、聚乐堡的第十九军撤至雁门关，加入方克猷独立第二旅，守备雁门山。

在绥东丰镇的第三十五军，向阳方口、宁武转进。

骑兵集团的赵承绶军退至朔县、神池方面，警戒雁门、宁武西翼。门炳岳骑兵军退至平地泉（即集宁）方面，和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收容东北起义的慕新亚等两个骑兵师）共同警戒绥

东。

当时，实际上已经放弃绥远，绥远省府和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的后方人员以及征集的国民兵8000人，均由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绥远民政厅长、代理绥远主席袁庆曾率领，经绥南清水河，沿黄河转移到山西保德县附近。

在应县编成的第一预备军，分经雁门关、虎峪口撤至雁门山南的代县。

三、平型关的作战计划和部署

阎锡山因循他在1927年与奉军混战于灵邱、繁峙间的轨迹，制订了把日军放进平型关以内进行围歼的作战计划。其方针是：拟诱敌深入到沙河以西地区，从恒山、五台山两方面发动钳击，并截断平型关要隘，歼灭敌军于滹沱河上游盆地里。

当时的具体部署情况如下：

（一）平型关正面

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在大营指挥（实际是由孙楚以副司令名义负责指挥）孙楚的第三十三军（第三、第八两独立旅）和高桂滋的第十七军（高的第八十四师和李仙洲第二十一师），以及从广灵退下来的第七十三师（王恩田旅长代理师长），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右起五台山东北，排列独立第三旅、第七十三师、独立第八旅，迄平型关正面；北亘团城口，并列第十七军的第八十四师和第二十一师。各就已设阵地，掩护雁北各部撤入雁门山、恒山以内。先依险要地势，阻止敌军锐进，给予重大损耗，然后主动向南转移，分从大营、沙河隐入五台山，为南机动兵团，待机出击。

（二）雁门山北侧

主战场的北侧，依恒山、雁门山为屏障，除控置刘茂恩第十五军于恒山外，以第三十四军第一零一师和梁鉴堂旅，分守北娄口、大小石口、茹越口间的已设阵地，保持重点于繁峙北的茹越口。从太原来的姜玉贞旅，到繁峙以北地区，归入第三十四军序列。

以第十九军（三个独立旅）加入方克猷独立第二旅，附属军、野炮各一团，右连系第三十四军，扼守五斗山、马兰口、虎峪口、水峪口至雁门关、阳方口间已设阵地，保持重点于代县、雁门关间。在第三十五军未撤到宁武时，属第三十四军的姜玉贞独立旅，先控置于阳明堡，以对雁门关重点策应。

（三）决战地带

选定沙河及繁峙城间地区为决战地带，以刘谭馥独立第二〇〇旅残部，附山炮营，于沙河镇东占领广大正面，东连孙楚兵团，北连刘茂恩军，对从平型关方面侵入之敌，以逐次抵抗的方式，诱敌向繁峙县城深入，使胶着于繁峙城东的主决战阵地前。

以第一、第二预备军（12个团）各附一个山炮营，于繁峙城的南北线上，以五台山的北台顶、繁峙城垣、恒山顶为支撑点，构成对平型关方向的坚强抵抗阵地。第一预备军在南，保持重点于五台山麓；第二预备军在北，保持重点于繁峙城。吸引敌军使胶着于主阵地前，以利南北机动兵团的钳击。

以第三十四军军长杨澄源统一指挥主阵地带的两个预备军及配属的野炮团、重炮营，并调集第十九军和第三十四军两个军属工兵营，加强主阵地的各项防御力量。

（四）机动兵团

第三十五军进入阳方口于宁武集结后，向代县东进，适时进

出于繁峙以北的恒山方面，连同刘茂恩第十五军为北机动兵团，由傅作义指挥该两军（计两个师、三个独立旅、一个山炮团、一个野炮营）从繁峙北翼展开，俟敌人胶着于繁峙主阵地前时，发动围击。

南机动兵团以孙楚为总指挥，第十七军为主力，从平型关撤离后，先隐存于五台山内警戒台东、台北。待在沙河的刘潭馥第二〇〇旅诱敌进至繁峙主阵地前时，分从团城口、茶坊东北进出，牵制敌之左侧背，以便利北机动兵团的南击。尔后协同主阵地兵团反攻，围歼敌人。同时以孟旅及第七十三师抄击平型关，截断敌人后方。

阎锡山对以上计划部署十分得意，自诩为：“布好口袋阵，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他特别关心所谓“口袋底”阵地，召集陈长捷、郭宗汾两个新军长到雁门岭口行营，面授要领。并着他们同到繁峙、沙河间周密勘察主阵地带，要求选定扼要地形，构成数线最强固的“口袋底”，以胶着敌的主力。同时，派高参前往平型关、团城口、恒山各方，向孙楚、刘茂恩、高桂滋等传达指示。又把屡违节制、不肯力战的李服膺军长从沙河召到行营拘押起来，传令各军，藉肃号令。

四、八路军抄击敌后获得大捷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号召全面抗战。所属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朱德总司令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渡黄河入晋，展开对日作战。先头左方师第一二〇师到达五寨、神池；右方师第一一五师随朱总司令到达五台。军政委周恩来至雁门关岭口同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决定用运动战来配合阎锡山所拟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以第一一五师东越五台，向灵邱、涞源前进；第一二〇师北出朔县，向山阴、岱岳前进，分别抄击敌人后方，截断敌之交通联络。我在岭口由续范亭的介绍，见到周恩来政委，他为我

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八路军为了振奋人心，稳定战局，决定予进攻平型关之敌板垣师团以歼灭性打击。第一一五师主力在东河南镇伏击敌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旅团，毙敌1000余人。这次大捷威震中外，首创抗战斩获的光荣纪录，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但由于蒋、阎军没有协力抵抗，一再溃避，致使整个平型关战役很快失败，终于全线大撤退。这对八路军东河南大捷的声威和所创造的出关歼敌的有利条件，可谓辜负多矣！

五、平型关战役的经过

（一）初、序战即动摇了基本方针

孙楚在大营东山底，作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代理人，实际担负着平型关方面作战指挥的全责。他认为从蔚县进攻广灵之敌，不迳趋浑源、抄击大同后方，而向灵邱前进，只不过是一支游动牵制的奇兵而已。日军的主力部队，仍必利用铁道交通之便，向大同输送，南攻雁门山，这是主作战方面。如把灵邱之敌放进平型关内，则利于敌之分进合击，不是我军掌握内线作战的要领。他还估计，第十七军、第三十三军两部扼守平型关、团城口间的险要地带，尚有把握。再配合八路军抄击灵邱敌后，相机出击，可能打个局部胜仗，对雁门山主战场作战可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杨爱源同意这一错误的判断见解，亲自去雁门关岭口向阎锡山陈述。当时负责守备雁门关的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时刻不离阎锡山左右，参与大计，深得信任。他极力赞扬孙楚的意见，并夸张说在大同、聚乐堡的抵抗濒于危殆，是受敌主力的侵犯。认为雁门关仍旧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主张把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及预备军控置于代县和阳明堡地区，作为对雁门山

主战场的支援。于是阎锡山的决心动摇，便以傅部尚未集中到来，和繁峙东的主阵地构筑工事尚需时日为借口，批准杨爱源所说的孙楚的建议，即以现有之部固守平型关、团城口一带，并使高桂滋部李仙洲师向北翼延展与恒山刘茂恩部连系起来，转变为对恒山东侧的掩护。

孙楚根据阎锡山的新指示，虽然对高部发出了坚守平型关、团城口，相机出击的新命令；但是高部先已接受阎锡山的直接指导，（即把敌人“放进关内打”的预示行动），为了撤离时便于变换方向，已把两师的后方转向五台县去；对前线部队的配备亦很疏忽，准备敌人攻击时，见机即退。所以对孙楚延翼固守的新指示，就置之不理。^①

（二）举措失宜的部署

9月中旬，敌板垣师团在广灵击垮第七十三师，跟追到灵邱。第七十三师被迫退至平型关南翼，不及守住关前阵地，而和五台山东麓的章旅紧靠以为抵抗。阎锡山急调在雁门关的孟宪吉旅往援，责成孟旅扼守平型关，掩护后方部队集中。孟旅17日从雁门关出发，于19日赶到平型关，依据长城沿线已设的工事，并在白崖台、塞沟、关沟等备阵前要点，增筑前进阵地，加强纵深配备，与进攻之敌激战两昼夜。日军碰上坚壁，攻势顿挫。敌为图急进，改循灵邱、浑源间的临时公路线，绕向蔡家峪，转攻团城口。这正打上高、李两部的守区。高师守备东、西泡池之部，初受敌人的压制炮击，即向总指挥孙楚告急，要求增援。孙楚已无控置部队，只空口鼓励。高等生怕为孙楚所牺牲，直接向阎锡山告急，意图套得活口，依旧执行前所预示的“放进关内围击”的打算，好让他早些与敌脱离。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9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向灵邱前进，22日从平型关南翼潜出，隐伏于灵邱南的太白山区。24日在平型

关东20里的东河南公路两侧地区，部署对敌后的抄击。八路军派到大营同孙楚联络的高参袁晓轩，把第一一五师进入敌后的进展情况通知孙楚，希望平型关方面各军，对辗转在关隘险区的敌军前锋予以沉重打击，和八路军的敌后抄袭，适时配合，争取进出关前围歼敌人的胜利。

阎锡山和孙楚都不了解高部所报的情况究竟是真是假，犹豫不决，没有处置。对八路军已深入敌后与即将起到的作用，还不完全相信。同时间锡山对敌情没有正确的判断，不知敌人的主力在哪一方面。于是作了所谓“慎重”的处理：既要争取八路军所创造的好形势；又仍准备兼顾雁门山的“会战”。阎锡山耍了两面手法：对高部说，即派郭宗汾率预备第二军从繁峙往援；对八路军说，即派预备军增加平型关北翼出击的力量。而实际上只是命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进至大营，听孙楚总指挥相机使用。仍把陈长捷的预备第一军留在代县，作为对占领所谓繁峙东面的“口袋底”阵地的必要准备。这本来是一种举措关宜的部署，但阎锡山尚认为是面面兼顾的“审慎战机”。

（三）高桂滋擅行放弃团城口

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以三个两团制的旅编成）配属了一个山炮营，于9月22日经过繁峙东进，23日晚到达大营、齐城村线上。该部除新编的续旅外，尚是晋军中多历实战的部队，初上抗日战场，气势甚壮。

孙楚根据灵邱人民的不断确报，知道八路军已进到太白山区。为了配合八路军抄击敌后的进展，即令郭宗汾联系团城口高部，向六郎城以北地区出击。在郭宗汾未到齐城前，团城口阵地虽然受到敌人一度进攻，高、李两部依托已设的坚固阵地抵抗，尚无重大伤亡。但是，由于平型关方面的敌人不断向北移动，却使他十分惊慌。一闻郭军到来，就以苦战力竭，向孙楚呼告，同

时直接要求郭军前往接替。郭宗汾以奉命从团城口北翼出击为辞不行接替。孙楚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孙楚明知高部意图避战，但不严令高部固守团城口，而只是催促郭军迅速出击，以为郭军一开始行动，问题就可以解决。不料23日夜，敌人对东、西泡池高地发起进攻。高部又再告急，要求郭军先增援一部，以便缩短第八十四师的单薄防线。郭军又未应允。同时孙楚接到八路军高参转来八路军的战斗情报，第一一五师已抄击平型关敌后的东河南以西地区，并以有力部队正向大、小寒水岭挺进，借以诱导团城口地区的大军向敌进攻，共同围歼敌人于鹞子洞、平型关之下。孙楚认为当前战局形势很好，高部的吃紧是暂时的，愈坚持就于战局愈有利，不应使郭军派兵接替高部的局部阵地，而减损出击的力量。于是打电话告高，要求他坚持抵抗，让郭军以全力一举冲出团城口，配合八路军围歼敌人。其言词比较严肃，改变了往日敷衍委蛇的态度。高、李等人认为八路军抄击敌后，配合作战，围歼敌板垣师团，完全是一种虚构的空想。同时认为孙楚是有意牺牲他们，而让晋军独占风头，遂由错觉而怨怒，动了私愤，竟不顾大局，于9月24日擅行放弃了团城口阵地，让郭军冒然出击。高师先退至迷回，又避于恒山之下，依靠刘茂恩军以保存实力。但还向阎锡山陈报，说这仍是实践所预示的“放敌进到繁峙打”的计划而开始转变方面的行动。当时阎对高等无可奈何，只好听之。^②

（四）郭宗汾军出击被围

郭宗汾军部署出击，以陈光斗旅附山炮一连，向六郎城进击，并拟带动第二十一师与挺进于大、小寒水岭的八路军联系活动，绕击敌侧背。军主力向迷回村和东、西泡池线上越第八十四师阵地，取关沟目标，进攻平型关敌后。主力纵队接近迷回村时便向东、西泡池分进，连夜秘密行动。当时孙楚认为，敌人后方

受到八路军伏击，正从前线抽部队兼顾其后方，遂催郭军大胆出击。在拂晓前郭军通过洞头、迷回前进时，突然受到来自团城口方面原来国防工事线上的机、炮火力猛烈射击，部队引起一阵混乱。当时尚以为与高部联络欠当，发生误会，结果证明高部已经撤走，团城口、鹞子涧和东、西泡池一带阵地，都被日军占领。拂晓后，敌人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又出郭军不意，北从鹞子涧隔断了郭军左纵队的联系，南从东、西泡池击溃郭军上山的部队，使郭军主力被压迫于迷回、洞头一侧。所幸八路军于平型关敌后的东河南以西地区伏击大捷后，一部挺进于大、小寒水岭上，使郭军被隔于六郎城之旅藉为犄角，相与牵制鹞子涧敌人的行动。保证郭军主力，未受包围，得于迷回、洞头间占稳了敌人通往后方公路的侧面阵地，瞰制了东、西泡池之敌，使之不敢直扑大营。

（五）第六十一军急援平型关

团城口的大门敞开，平型关正面守军的左翼和大营后方形势吃紧。孙楚请示方略。阎根据八路军抄击敌后取得辉煌胜利，使敌人进退两难，和雁北方面的敌情无大变化等情况，觉得平型关外，大有可为，不可让八路军所专美，遂决心彻底放弃原来把敌人放进关内打和在繁峙会战的方针，要求郭军坚守洞头、迷回阵地，以便增加部队进出平型关外，歼击敌板垣师团。与此同时，阎锡山命在代县的陈长捷第六十一军，^⑨于9月20日午急速赴援平型关。

高桂滋擅行放弃团城口阵地以后，仍散布谎言，进行掩饰，说什么受敌两日猛攻，郭宗汾到来未作急援，所部伤亡惨重，以致阵地被敌突破。阎锡山鉴于杨爱源、孙楚等人没有笼络统御能力，对客军已丧失威信，即令傅作义进至大营，担负平型关方面战斗指挥的全责，并把高桂滋、刘茂恩两军置于第七集团军序列，

于陈长捷军到达前线时，协同从团城口方面出击。

傅作义到大营时，得知前线情况紧急，在迷回的郭宗汾军军部，同大营前敌总指挥部的联络已被阻断。傅设法与高桂滋军取上联系，告以陈长捷军兼程前进，阎长官仍贯彻于平型关外大举围歼敌人的企图。为了确保迷回、涧头、六郎城等重要据点，便利大军进出，盼望第十七军回援团城口。高桂滋到大营见傅，词以所部被敌突破，尚在散逸，未及收容整顿，表示力难从心。傅又商之李师，亦以同样言词，推诿应付，弄得傅一筹莫展。除告郭军死守待援外，又急电陈军飞速来援，以应危急。

陈长捷军分两纵队经繁峙向大营兼程前进，梁春傅旅在前，军部随先头梯队行进。吕瑞英旅、于镇河旅及军炮兵营继续跟进。因天下雨，行动困难。梁旅过繁峙后，于途次给养，听到前方炮声一阵紧一阵，判断团城口方面敌情紧急。我接傅急电后，以兼顾平型关面急援团城口为目的，命令所部连夜冒雨急速东进。梁旅附山炮连为右纵队，经沙河镇以南，向平型关前进，过大营时，迳与第六集团军总部联系，对平型关进行必要支援。军主力为左纵队，以军骑兵连向大营北的齐城及团城口方面搜索。吕旅及山炮营（欠一连）在前，经沙河、代堡、大营以北地区，向齐城急进。于旅因未领到携带干粮，在途中煮饭给养后，跟随吕旅前进。这两个纵队，以战备姿态，一夜冒雨急行百余里。梁旅过大营进至后所村，距离平型关不远，前方尚沉寂无激战，乃得整装少憩。左纵队过沙河后，我先驰马赴大营，微明到达，总部幕僚安然熟睡，询及敌情，答以团城口方面较严重。由于高军撤走，郭军各部进出，被敌压制隔离于东、西泡池和迷回、涧头、六郎城备地，苦战支撑。据报被分割各部虽有损失，尚能坚持待援。拂晓后，我见到傅作义，报告第六十一军分进形势。傅叹息前方将领不相协力，以私愤败坏战机。接着说且喜第六十一军来得快，平型关正面孟旅的士气犹振，可无顾虑。遂令到来的梁旅稍